

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

聊斋志异

[清] 蒲松龄 著
马冰 点校

下

ZHONGHUA BOOK COMPANY

中华书局

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

聊斋志异

清蒲松龄 著

马冰点校

下

中华书局

卷 八

画 马

临清崔生，家窶贫，围垣不修。每晨起，辄见一马卧露草间，黑质白章，惟尾毛不整，似火燎断者。逐去，夜又复来，不知所自。崔有好友，官于晋，欲往就之，苦无健步，遂捉马施勒乘去。嘱属家人曰：“倘有寻马者，当如晋以告。”

既就途，马骛驶，瞬息百里。夜不甚啖刍豆，意其病。次日紧啣不令驰，而马蹄嘶喷沫，健怒如昨。复纵之，午已达晋。时骑入市廛，观者无不称叹。晋王闻之，以重直购之。崔恐为失者所寻，不敢售。居半年，无耗，遂以八百金货于晋邸，乃自市健骡以归。

后王以急务，遣校尉骑赴临清。马逸，追至崔之东邻，入门，不见，索诸主人。主曾姓，实莫之睹。及入室，见壁间挂子昂画马一帧，内一匹毛色浑似，尾处为香炷所烧，始知马，画妖也。校尉难复王命，因讼曾。时崔得马贖，居积盈万，自愿以直贷曾，付校尉去。曾甚德之，不知崔即当年之售主也。

局 诈

某御史家人，偶立市间，有一人衣冠华好，近与攀谈。渐问主人姓字、官阙，家人并告之。其人自言：“王姓，贵主家之内使也。”语渐款洽，因曰：“宦途险恶，显者皆附贵戚之门，尊主人所托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无之。”王曰：“此所谓惜小费而忘大祸者也。”家人曰：“何托而可？”王曰：“公主待人以礼，能覆翼人。某侍郎系仆阶进。倘不惜千金贖，见公主当亦不难。”家人喜，问其居止。便指其门户曰：“日同巷不知耶？”家人归告侍御。侍御喜，即张盛筵，使家人往邀王，王欣然来。筵间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琐事甚悉，且言：“非同巷之谊，即赐百金赏，不肯效牛马。”御史益佩戴之。临别订约，王曰：“公但备物，仆乘间言之，且晚当有报命。”

越数日始至，骑骏马甚都，谓侍御曰：“可速治装行。公主事大烦，投谒者踵相接，自晨及夕，不得一间。今得少隙，宜急往，误则相见无期矣。”侍御乃出兼金重币，从之去。曲折十余里，始至公主第，下骑祗候。王先持贖人，久之，出，宣言：“公主召某御史。”即有数人接递传呼。侍御伛偻而入，见高堂上坐丽人，姿貌如仙，服饰炳耀，侍姬皆着锦绣，罗列成行。侍御伏谒尽礼。传命赐坐檐下，金椀进茗。主略致温旨，侍御肃而退。自内传赐緞靴、貂帽。

既归，深德王，持刺谒谢，则门阖无人，疑其侍主未归。三日三诣，终不复见。使人询诸贵主之门，则高扉扃。访之居人，并言：“此间曾无贵主。前有数人僦屋而居，今去已三日矣。”使反命，主仆丧气而已。

副将军某，负责入都，将图握篆，苦无阶。一日，有裘马者谒之，自言：“内兄为天子近侍。”茶已，请问云：“目下有某处将军缺，倘不吝重金，仆嘱内兄游扬圣主之前，此任可致，大力者不能夺也。”某疑其妄，其人曰：“此无须踟蹰。某不过欲抽小数于内兄，于将军锱铢无所望。言定如干数，署券为信，待召见后，方求实给。不效，则汝金尚在，谁从怀中而攫之耶？”某乃喜，诺之。次日，复来引某去，见其内兄，云姓田，烜赫如侯家。某参谒，殊傲睨，不甚为礼。其人持券向某曰：“适与内兄议，率非万金不可，请即署尾。”某从之。田曰：“人心叵测，事后虑有翻覆。”其人笑曰：“兄虑之过矣。既能予之，宁不能夺之耶？且朝中将相，有愿纳交而不可得者，将军前程方远，应不丧心至此。”某亦力矢而去。其人送之，曰：“三日即覆公命。”

逾两日，日方西，数人吼奔而入，曰：“皇上坐待矣！”某惊甚，疾趋入朝。见天子坐殿上，爪牙森立。某拜舞已，上命赐坐，慰问殷勤。顾左右曰：“闻某武烈非常，今见之，真将军才也！”因曰：“某处险要地，今以委卿，勿负朕意，侯封有日耳。”某拜恩出。即有前日裘马者从至客邸，依券兑付而去。于是高枕待绶，日夸荣于亲友。过数日，探访之，则前缺已有人矣。大怒，忿争于兵部之堂，曰：“某承帝简，何得授之他人？”司马

怪之。及述宠遇，半如梦境。司马怒，执下廷尉。始供其引见者之姓名，则朝中并无此人。又耗万金，始得革职而去。异哉！武弁虽骏，岂朝门亦可假耶？疑其中有幻术存焉，所谓“大盗不操矛弧”者也。

嘉祥李生，善琴。偶适东郊，见工人掘土得古琴，遂以贱直得之。拭之有异光，安弦而操，清烈非常。喜极，若获拱璧，贮以锦囊，藏之密室，虽至戚不以示也。

邑丞程氏，新莅任，投刺谒李。李故寡交游，以其先施故，报之。过数日，又招饮，固请乃往。程为人风雅绝伦，议论潇洒，李悦焉。越日，折柬酬之，欢笑益洽。从此月夕花晨，未尝不相共也。年余，偶于丞廨中，见绣囊裹琴置几上，李便展玩。程问：“亦谙此否？”李曰：“生平最好。”程讶曰：“知交非一日，绝技胡不一闻？”拨炉蒸沉香，请为小奏。李敬如教。程曰：“大高手！愿献薄技，勿笑小巫也。”遂鼓《御风曲》，其声泠泠，有绝世出尘之意。李更倾倒，愿师事之。

自此二人以琴交，情分益笃。年余，尽传其技。然程每诣李，李以常琴供之，未肯泄所藏也。一夕，薄醉，丞曰：“某新肄一曲，无亦愿闻之乎？”为奏《湘妃》，幽怨若泣。李亟赞之。丞曰：“所恨无良琴，若得良琴，音调益胜。”李欣然曰：“仆蓄一琴，颇异凡品。今遇钟期，何敢终密？”乃启榱负囊而出。程以袍袂拂尘，凭几再鼓，刚柔应节，工妙入神。李击节不置。丞曰：“区区拙技，负此良琴。若得荆人一奏，当有一两声可听者。”李惊曰：“公闺中亦精之耶？”丞笑曰：“适此操乃传自细君者。”李曰：“恨在闺阁，小生不得闻耳。”丞曰：“我辈通家，原不以形迹相限。明日，请携琴去，当使隔帘为君奏之。”李悦。

次日，抱琴而往。程即治具欢饮。少间，将琴入，旋出即坐。俄见帘内隐隐有丽妆，顷之，香流户外。又少时，弦声细作，听之不知何曲，但觉荡心媚骨，令人魂魄飞越。曲终便来窥帘，竟二十余绝代之姝也。丞以巨白劝酬，内复改弦为《闲情》之赋，李形神益惑。倾饮过醉，离席兴辞，索琴。丞曰：“醉后防有蹉跌。明日复临，当令闺人尽其所长。”李归。

次日诣之，则廨舍寂然，惟一老隶应门。问之，云：“五更

携眷去，不知何作，言往复可三日耳。”如期往伺之，日暮，并无音耗。吏皂皆疑，白令破扃而窥其室，室尽空，惟几榻犹存耳。达之上台，并不测其何故。李丧琴，寝食俱废，不远数千里访诸其家。程故楚产，三年前，捐赀授嘉祥。执其姓名，询其居里，楚中并无其人。或云：“有程道士者，善鼓琴，又传其有点金术。三年前，忽去不复见。”疑即其人。又细审其年甲、容貌，膺合不谬。乃知道士之纳官，皆为琴也。知交年余，并不言及音律，渐而出琴，渐而献技，又渐而惑以佳丽，浸渍三年，得琴而去。道士之癖，更甚于李生也。天下之骗机多端，若道士，犹骗中之风雅者也。

放 蝶

长山王进士蚪生为令时，每听讼，按律之轻重，罚令纳蝶自赎。堂上千百齐放，如风飘碎锦，王乃拍案大笑。一夜，梦一女子，衣裳华好，从容而入，曰：“遭君虐政，姊妹多物故。当使君先受风流之小谴耳。”言已，化为蝶，回翔而去。明日，方独酌署中，忽报直指使至，皇遽而出，闺中戏以素花簪冠上，忘除之。直指见之，以为不恭，大受诟骂而返。由是罚蝶令遂止。

青城于重寅，性放诞。为司理时，元夕以火花爆竹缚驴上，首尾并满，牵登太守之门，击柝而请，自白：“某献火驴，幸出一览。”时太守有爱子患痘，心绪方恶，辞之。于固请之。太守不得已，使阍人启钥。门甫辟，于火发机，推驴入。爆震驴惊，蹉跌狂奔，又飞火射人，人莫敢近。驴穿堂入室，破甑毁甑，火触成尘，窗纱都烬，家人大哗。痘儿惊陷，终夜而死。太守痛恨，将揭劾之。于浼诸司道，登堂负荆，乃免。

男 生 子

福建总兵杨辅，有妾童，腹震动。十月既满，梦神人剖其两胁去之。及醒，两男夹左右啼。起视胁下，剖痕俨然。儿名

之天舍、地舍云。

异史氏曰：按此吴藩未叛前事也。吴既叛，闽抚蔡公疑杨欲图之，而恐其为乱，以他故召之。杨妻夙智勇，疑之，沮杨行，杨不听。妻涕而送之。归则传齐诸将，披坚执锐，以待消息。少间，闻夫被诛，遂反攻蔡，蔡仓皇不知所为。幸标卒固守，不克乃去。去既远，蔡始戎装突出，率众大噪。人传为笑焉。后数年，盗乃就抚。未几，蔡暴亡。临卒，见杨操兵人，左右亦皆见之。呜呼！其鬼虽雄，而头不可复续矣！生子之妖，其兆于此耶？

钟 生

钟庆余，辽东名士。应济南乡试。闻藩邸有道士，知人休咎，心向往之。二场后，至趵突泉，适相值。年六十余，须长过胸，一幡然道人也。集问灾祥者如堵，道士悉以微词授之。于众中见生，忻然握手，曰：“君心术德行，可敬也！”挽登阁上，屏人语，因问：“莫欲知将来否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子福命至薄，然今科乡举可望。但荣归后，恐不复见尊堂矣。”生至孝，闻之泣下，遂欲不试而归。道士曰：“若过此已往，一榜亦不可得矣。”生云：“母死不见，且不可复为人，贵为卿相，何加焉？”道士曰：“某夙世与君有缘，今日必合尽力。”乃以一丸授之曰：“可遣人夙夜将去，服之可延七日，场毕而行，母子犹及见也。”生藏之，匆匆而出，神志丧失。因计终天有期，早归一日，则多得一日之奉养，携仆贯驴，即刻东迈。驱里许，驴忽返奔，下之不驯，控之则蹶。生无计，躁汗如雨。仆劝止之，生不听。又贯他驴，亦如之。日已啣山，莫知为计。仆又劝曰：“明日即完场矣，何争此一朝一夕乎？请即先主而行，计亦良得。”不得已，从之。

次日，草草竣事，立时遂发，不遑啜息，星驰而归。则母病绵惓，下丹药，渐就痊可。人视之，就榻泫泣。母摇首止之，执手喜曰：“适梦之阴司，见王者颜色和霁。谓稽尔生平，无大罪恶，今念汝子纯孝，赐寿一纪。”生亦喜。历数日，果平健如故。

未几，闻捷，辞母如济。因赂内监，致意道士。道士欣然

出，生便伏谒。道士曰：“君既高捷，太夫人又增寿数，此皆盛德所致，道人何力焉！”生又讶其先知，因而拜问终身。道士云：“君无大贵，但得毫鬣足矣。君前身与我为僧侣，以石投犬，误毙一蛙，今已投生为驴。论前定数，君当横折。今孝德感神，已有解星人命，固当无恙。但夫人前世为妇不贞，数应少寡。今君以德延寿，非其所耦，恐岁后瑶台倾也。”生惻然良久，问继室所在。曰：“在中州，今十四岁矣。”临别嘱曰：“倘遇危急，宜奔东南。”

后年余，妻病果死。钟舅令于西江，母遣往省，以便途过中州，将应继室之讖。偶适一村，值临河优戏，士女甚杂。方欲整辔趋过，有一失勒牡驴，随之而行，致骡蹄跌。生回首，以鞭击驴耳，驴惊，大奔。时有王世子方六七岁，乳媪抱坐隄上，驴冲过，扈从皆不及防，挤堕河中。众大哗，欲执之。生纵骡绝驰。顿忆道士言，极力趋东南。约二十余里，入一山村，有叟在门，下骑揖之。叟邀入，自言方姓，便诘所来。生叩伏在地，具以情告。叟言：“不妨。请即寄居此间，当使徼者去。”至晚得耗，始知为世子。叟大骇曰：“他家可以为力，此真爱莫能助矣！”生哀不已。叟筹思曰：“不可为也。请过一宵，听其缓急，倘可再谋。”生愁怖，终夜不枕。次日侦听，则已行牒讯察，收藏者弃市。叟有难色，无言而入。生疑惧，无以自安。中夜，叟来，入坐便问：“夫人年几何矣？”生以鏹对。叟喜曰：“吾谋济矣。”问之，答云：“余姊夫慕道，挂锡南山，姊又谢世。遗有孤女，从仆鞠养，亦颇慧，以奉箕帚如何？”生喜符道士之言，而又冀亲戚密迹，可以得其周谋，曰：“小生诚幸矣。但远方罪人，深恐貽累丈人。”叟曰：“此为君谋也。姊夫道术颇神，但久不与人事矣。合盃后，自与甥女筹之，必合有计。”生喜极，赘焉。

女十六岁，艳绝无双。生每对之歆歆，女云：“妾即陋，何遂遽见嫌恶？”生谢曰：“娘子仙人，相耦为幸。但有祸患，恐致乖违。”因以实告。女怨曰：“舅乃非人！此弥天之祸，不可为谋，乃不明言，而陷我于坎窞！”生长跪曰：“是小生以死命哀舅，舅慈悲而穷于术，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。某诚不足称好逑，然家门幸不辱寞。倘得再生，香花供养有日耳。”女叹

曰：“事已至此，夫复何辞？然父自削发招提，儿女之爱已绝。无已，同往哀之，恐担挫辱不浅也。”乃一夜不寐，以氈绵厚作蔽膝，各以隐着衣底。然后唤肩舆，入南山十余里，山径拗折绝险，不复可乘。下舆，女跣步甚艰，生挽臂拽扶之，踟蹰始得上达。不远，即见山门，共坐少憩。女喘汗淫淫，粉黛交下。生见之，情不可忍，曰：“为某故，遂使卿罹此苦！”女愀然曰：“恐此尚未是苦！”困少苏，相将入兰若，礼佛而进。曲折入禅堂，见老僧趺坐，目若瞑，一僮执拂侍之。方丈中，扫除光洁，而坐前悉布沙砾，密如星宿。女不敢择，入跪其上，生亦从诸其后。僧开目一瞻，即复合去。女参曰：“久不定省，今女已嫁，故偕婿来。”僧久之，启视曰：“妮子大累人！”即不复言。夫妻跪良久，筋力俱殆，沙石将压入骨，痛不可支。又移时，乃言曰：“将骡来未？”女答曰：“未。”曰：“夫妻即去，可速将来。”二人拜而起，狼狈而行。

既归，如命，不解其意，但伏听之。过数日，相传罪人已得，伏诛讫。夫妻相庆。无何，山中遣僮来，以断杖付生云：“代死者，此君也。”便嘱瘞葬致祭，以解竹木之冤。生视之，断处有血痕焉，乃祝而葬之。夫妻不敢久居，星夜归辽阳。

鬼 妻

泰安聂鹏云，与妻某，鱼水甚谐。妻遭疾卒，聂坐卧悲思，忽忽若失。一夕独坐，妻忽排扉入。聂惊问：“何来？”笑云：“妾已鬼矣。感君悼念，哀白地下主者，聊与作幽会。”聂喜，携就床寝，一切无异于常。从此星离月会，积有年余，聂亦不复言娶。伯叔兄弟惧堕宗主，私劝聂鸾续，聂从之，聘于良家。然恐妻不乐，秘之。未几，吉期逼迩。鬼知其情，责之曰：“我以君义，故冒幽冥之谴。今乃质盟不卒，钟情者固如是乎？”聂述宗党之意。鬼终不悦，谢绝而去。聂虽怜之，而计亦得也。迨合卺之夕，夫妇俱寝，鬼忽至，就床上挝新妇，大骂：“何得占我床寝！”新妇起，方与撑拒。聂惕然赤蹲，并无敢左右袒。无何，鸡鸣，鬼乃去。新妇疑聂妻故并未死，谓其赚己，投缳欲自缢。聂为之緹述，新妇始知为鬼。日夕复来，新妇惧避之。鬼

亦不与聂寝，但以指掐肌肉，已乃对烛目怒相视，默默不语。如是数夕，聂患之。近村有良于术者，削桃为杵，钉墓四隅，其怪始绝。

黄 将 军

黄靖南得功微时，与二孝廉赴都，途遇响寇。孝廉惧，长跪献资。黄怒甚，手无寸铁，即以两手握骡足，举而投之。寇不及防，马倒人堕。黄拳之臂断，搜囊而归孝廉。孝廉服其勇，资劝从军，后屡建奇勋，遂腰蟒玉。

三 朝 元 老

某中堂，故明相也。曾降流寇，世论非之。老归林下，享堂落成，数人直宿其中。天明，见堂上一匾云：“三朝元老。”一联云：“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孝弟忠信礼义廉。”不知何时所悬。怪之，不解其义。或测之云：“首句隐亡八，次句隐无耻也。”

洪经略南征，凯旋。至金陵，醺荐阵亡将士。有旧门人谒见，拜已，即呈文艺。洪久厌文事，辞以昏眊。其人云：“但烦坐听，容某颂达上闻。”遂探袖出文，抗声朗读，乃故明思宗御制祭洪辽阳死难文也。读毕，大哭而去。

医 术

张氏者，沂之贫民。途中遇一道士，善风鉴，相之曰：“子当以术业富。”张曰：“宜何从？”又顾之，曰：“医可也。”张曰：“我仅识之无耳，乌能是？”道士笑曰：“迂哉！名医何必多识字乎？但行之耳。”

既归，贫无业，乃捭拾海上方，即市廛中除地作肆，设鱼牙蜂房，谋升斗于口舌之间，而人亦未之奇也。会青州太守病嗽，牒檄所属征医。沂故山僻，少医工，而令惧无以塞责，又责里中使自报。于是共举张。令立召之。张方痰喘，不能自疗，闻命大惧，固辞。令弗听，卒邮送去。路经深山，渴极，咳愈

甚。入村求水，而山中水价与玉液等，遍乞之，无与者。见一妇漉野菜，菜多水寡，盎中浓浊如涎。张燥急难堪，便乞余沈饮之。少间，渴解，嗽亦顿止。阴念：殆良方也。

比至郡，诸邑医工，已先施治，并未痊愈。张入，求密所，伪作药目，传示内外，复遣人于民间索诸藜藿，如法淘汰，以汁进太守。一服，病良已。太守大悦，赐赀甚厚，旌以金扁。由此名大噪，门常如市，应手无不悉效。有病伤寒者，言症求方。张适醉，误以疟剂予之。醒而悟之，不敢以告人。三日后，有盛仪造门而谢者，问之，则伤寒之人，大吐大下而愈矣。此类甚多。张由此称素封，益以声价自重，聘者非重货安舆不至焉。

益都韩翁，名医也。其未著时，货药于四方。暮无所宿，投止一家，则其子伤寒将死，因请施治。韩思不治则去此莫适，而治之诚无术。往复踉蹌，以手搓体，而汗成片，捻之如丸。顿思以此给之，当亦无所害，晓而不愈，已赚得寝食安饱矣。遂付之。中夜，主人挝门甚急。意其子死，恐被侵辱，惊起，逾垣疾遁。主人追之数里，韩无所逃，始止。乃知病者汗出而愈矣。挽回，款宴丰隆，临行，厚赠之。

藏 虱

乡人某者，偶坐树下，扞得一虱，片纸裹之，塞树孔中而去。后二三年，复经其处，忽忆之，视孔中纸裹宛然。发而验之，虱薄如麸，置掌中审顾之。少顷，掌中奇痒，而虱腹渐盈矣。置之而归，痒处核起，肿数日，死焉。

梦 狼

白翁，直隶人。长子甲，筮仕南服，三年无耗。适有瓜葛丁姓造谒，翁款之。丁素走无常。谈次，翁辄问以冥事，丁对语涉幻。翁不深信，但微哂之。

别后数日，翁方卧，见丁又来，邀与同游。从之去，入一城

阙。移时，丁指一门曰：“此间君家甥也。”时翁有姊子为晋令，讶曰：“乌在此？”丁曰：“倘不信，人便知之。”翁入，果见甥，蝉冠豸绣坐堂上，戟幢行列，无人可通。丁曳之出，曰：“公子衙署，去此不远，亦愿见之否？”翁诺。少间，至一第，丁曰：“人之。”窥其门，见一巨狼当道，大惧不敢进。丁又曰：“人之。”又入一门，见堂上、堂下，坐者、卧者，皆狼也。又视墀中，白骨如山，益惧。丁乃以身翼翁而进。公子甲方自内出，见父及丁良喜。少坐，唤侍者治肴馔。忽一巨狼，啣死人人。翁战惕而起曰：“此胡为者？”甲曰：“聊充庖厨。”翁急止之。心怔忡不宁，辞欲出，而群狼阻道。进退方无所主，忽见诸狼纷然嗥避，或窜床下，或伏几底。错愕不解其故，俄有两金甲猛士努目入，出黑索索甲。甲扑地化为虎，牙齿巉巉。一人出利剑，欲枭其首。一人曰：“且勿，且勿，此明年四月间事，不如姑敲齿去。”乃出巨锤锤齿，齿零落堕地。虎大吼，声震山岳。翁大惧，忽醒，乃知其梦，心异之。遣人招丁，丁辞不至。

翁志其梦，使次子诣甲，函戒哀切。既至，见兄门齿尽脱，骇而问之，则醉中坠马所折。考其时，则父梦之日也，益骇。出父书，甲读之变色，为间曰：“此幻梦之适符耳，何足怪。”时方赂当路者，得首荐，故不以妖梦为意。弟居数日，见其蠹役满堂，纳贿关说者，中夜不绝，流涕谏止之。甲曰：“弟日居衡茅，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。黜陟之权，在上台不在百姓。上台喜，便是好官；爱百姓，何术能令上台喜也？”弟知不可劝止，遂归告父。翁闻之大哭，无可如何，惟捐家济贫，日祷于神，但求逆子之报，不累妻孥。次年，报甲以荐举作吏部，贺者盈门，翁惟歔歔，伏枕托疾不出。未几，闻子归途遇寇，主仆殒命。翁乃起，谓人曰：“鬼神之怒，止及其身，祐我家者不可谓不厚也。”因焚香而报谢之。慰藉翁者，咸以为道路讹传，惟翁则深信不疑，刻日为之营兆。而甲固未死。

先是，四月间，甲解任，甫离境，即遭寇，甲倾装以献之。诸寇曰：“我等来，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，宁肯为此哉！”遂决其首。又问家人：“有司大成者谁是？”司故甲之腹心，助桀为虐者。家人共指之，贼亦杀之。更有蠹役四人，甲聚敛臣也，将携入都。并搜决讫，始分贖入囊，骛驰而去。甲魂伏道旁，见

一宰官过，问：“杀者何人？”前驱者曰：“某县白知县也。”宰官曰：“此白某之子，不宜使老后见此凶惨，宜续其头。”即有一人掇头置腔上，曰：“邪人不宜使正，以肩承领可也。”遂去。移时复苏。妻子往收其尸，见有余息，载之以行。从容灌之，亦受饮，但寄旅邸，贫不能归。半年许，翁始得确耗，遣次子致之而归。甲虽复生，而目能自顾其背，不复齿人数矣。翁姊子有政声，是年行取为御史，悉符所梦。

异史氏曰：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。即官不为虎，而吏且将为狼，况有猛于虎者耶！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，苏而使之自顾，鬼神之教微矣哉！

邹平李进士匡九，居官颇廉明。常有富民为人罗织，门役吓之曰：“官索汝二百金，宜速办，不然败矣！”富民惧，诺备半数，役摇手不可。富民苦哀之，役曰：“我无不极力，但恐不允耳。待听鞫时，汝目睹我为若白之，其允与否，亦可明我意之无他也。”少间，公按是事。役知李戒烟，近问：“饮烟否？”李摇其首。役即趋下曰：“适言其数，官摇首不许，汝见之耶？”富民信之，惧，许如数。役知李嗜茶，近问：“饮茶否？”李颌之。役托烹茶，趋下曰：“谐矣！适首肯，汝见之耶？”既而审结，富民某获免，役即收其苞苴，且索谢金。呜呼！官自以为廉，而骂其贪者载道焉，此又纵狼而不自知者矣。世之如此类者更多，可为居官者备一鉴也。

夜 明

有贾客泛于南海。三更时，舟中大亮似晓。起视，见一巨物，半身出水上，俨若山岳，目如两日初升，光四射，大地皆明。骇问舟人，并无知者。共伏瞻之。移时，渐缩入水，乃复晦。后至闽中，俱言某夜明而复昏，相传为异。计其时，则舟中见怪之夜也。

夏 雪

丁亥年七月初六日，苏州大雪。百姓皇骇，共祷诸大王之庙。大王忽附人而言曰：“如今称老爷者，皆增一大字。其以我神为小，消不得一大字也？”众悚然，齐呼“大老爷”，雪立止。由此观之，神亦喜谄，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车多矣。

异史氏曰：世风之变也，下者益谄，上者益骄。即康熙四十余年中，称之为不古，甚可笑也。举人称“爷”，二十年始；进士称“老爷”，三十年始；司、院称“大老爷”，二十五年始。昔者大令谒中丞，亦不过“老大人”而止，今则此称久废矣。即有君子，亦素谄媚行乎谄媚，莫敢有异词也。若缙绅之妻呼“太太”，裁数年耳。昔惟缙绅之母，始有此称，以妻而得此称者，惟淫史中有林乔耳，他未之见也。唐时，上欲加张说大学士，说辞曰：“学士从无大名，臣不敢称。”今之大，谁大之？初由于小人之谄，而因得贵倨者之悦，居之不疑，而纷纷者遂遍天下矣。窃意数年以后，称“爷”者必进而“老”，称“老”者必进而“大”，但不知“大”上造何尊称？匪夷所思已！

丁亥年六月初三日，河南归德府大雪尺余，禾皆冻死，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术也。悲夫！

化 男

苏州木渎镇有民女夜坐庭中，忽星陨中颅，仆地而死。父母老而无子，止此女，哀呼急救。移时始苏，笑曰：“我今为男子矣！”验之，果然。其家不以为妖，而窃喜其暴得丈夫也。奇已。亦丁亥间事。

禽 侠

天津某寺，鹳鸟巢于鸱尾。殿承尘上，藏大蛇如盆，每至鹳雏团翼时，辄出吞食净尽。鹳悲鸣数日乃去。如是三年，人料其必不复至，而次岁巢如故。约雏长成，即迳去，三日始还。

人巢哑哑，哺子如初。蛇又蜿蜒而上。甫近巢，两鹳惊，飞鸣哀急，直上青冥。俄闻风声蓬蓬，一瞬间，天地似晦。众骇异，共视乃一大鸟，翼蔽天日，从空疾下，骤如风雨，以爪击蛇，蛇首立堕，连摧殿角数尺许，振翼而去。鹳从其后，若将送之。巢既倾，两雏俱堕，一生一死。僧取生者置钟楼上。少顷，鹳返，仍就哺之，翼成而去。

异史氏曰：次年复至，盖不料其祸之复也；三年而巢不移，则报仇之计已决；三日不返，其去作秦庭之哭，可知矣。大鸟必羽族之剑仙也，飘然而来，一击而去，妙手空空儿何以加此？

济南有营卒，见鹳鸟过，射之，应弦而落。喙中啣鱼，将哺子也。或劝拔矢放之，卒不听。少顷，带矢飞去。后往来近郭间，两年余，贯矢如故。一日，卒坐辕门下，鹳过，矢坠地。卒拾视曰：“矢固无恙耶？”耳适痒，因以矢搔耳。忽大风摧门，门骤阖，触矢贯脑而死。

鸿

天津弋人得一鸿，其雄者随至其家，哀鸣翱翔，抵暮始去。次日，弋人早出，则鸿已至，飞号从之，既而集其足下。弋人将并捉之，见其伸颈俛仰，吐出黄金半铤。弋人悟其意，乃曰：“是将以赎妇也。”遂释雌。两鸿徘徊，若有悲喜，遂双飞而去。弋人称金，得二两六钱强。噫！禽鸟何知，而钟情若此！悲莫悲于生别离，物亦然耶？

象

粤中有猎兽者，挟矢如山。偶卧憩息，不觉沉睡，被象来鼻撮而去，自分必遭残害。未几，释置树下，顿首一鸣，群象纷至，四面旋绕，若有所求。前象伏树下，仰视树而俯视人，似欲其登。猎者会意，即足踏象背，攀援而升。虽至树巅，亦不知其意向所存。少时，有狻猊来，众象皆伏。狻猊择一肥者，意将搏噬。象战慄，无敢逃者，惟共仰树上，似求怜拯。猎者会意，因望狻猊发一弩，狻猊立殪。诸象瞻空，意若拜舞。猎者

乃下。象复伏，以鼻牵衣，似欲其乘。猎者随跨身其上，象乃行。至一处，以蹄穴地，得脱牙无算。猎人下，束治置象背。象乃负送出山，始返。

负尸

有樵夫赴市，荷杖而归，忽觉杖头如有重负。回顾，见一无头人悬系其上。大惊，脱杖乱击之，遂不复见。骇奔，至一村。时已昏暮，有数人篝火照地，似有所寻。近问讯，盖众适聚坐，忽空中堕一人头，须发蓬然，倏忽已渺。樵人亦言所见，合之适成一人，究不解其何来。后有人荷篮而行，忽见其中有人头，人讶诘之，始大惊，倾诸地上，宛转而没。

紫花和尚

诸城丁生，野鹤公之孙也。少年名士，沉病而死，隔夜复苏，曰：“我悟道矣。”时有僧善参玄，因遣人邀至，使就榻前讲《楞严》。生每听一节，都言非是，乃曰：“使吾病痊，证道何难。惟某生可愈吾疾，宜虔请之。”盖邑有某生者，精岐黄而不以术行，三聘始至，疏方下药，病愈。既归，一女子自外人，曰：“我董尚书府中侍儿也。紫花和尚与妾有夙冤，今得追报，君又活之耶？再往，祸将及。”言已，遂没。某惧，辞丁。丁病复作，固要之，乃以实告。丁叹曰：“孽自前生，死吾分耳。”寻卒。后寻诸人，果曾有紫花和尚，高僧也，青州董尚书夫人尝供养家中，亦无有知其冤之所自结者。

周克昌

淮上贡士周天仪，年五旬，止一子，名克昌，爱暱之。至十三四岁，丰姿甚秀，而性不喜读，辄逃塾，从群儿戏，恒终日不返。周亦听之。一日，既暮不归，始寻之，殊竟乌有。夫妻号咷，几不欲生。

年余，昌忽自至，言：“为道士迷去，幸不见害。值其他出，

得逃而归。”周喜极，亦不追问。及教以读，慧悟倍于畴曩。逾年，文思大进，既入郡庠试，遂知名。世族争婚，昌颇不愿。赵进士女有姿，周强为娶之。既入门，夫妻调笑甚欢，而昌恒独宿，若无所私。逾年，秋战而捷。周益慰。然年渐暮，日望抱孙，故尝隐讽昌，昌漠若不解。母不能忍，朝夕多絮语。昌变色，出曰：“我久欲亡去，所不遽舍者，顾复之情耳。实不能探讨房帷，以慰所望。请仍去，彼顺志者且复来矣。”媪追曳之，已踣，衣冠如蜕。大骇，疑昌已死，是必其鬼也。悲叹而已。

次日，昌忽仆马而至，举家惶骇。近诘之，亦言：为恶人略卖于富商之家，商无子，子焉。得昌后，忽生一子，昌思家，遂送之归。问所学，则顽钝如昔，乃知此为昌，其人泮乡捷者，鬼之假也。然窃喜其事未泄，即使袭孝廉之名。入房，妇甚狎熟，而昌颯然有愧色，似新婚者。甫周年，生子矣。

异史氏曰：古言庸福人，必鼻口眉目间具有少庸，而后福随之；其精光陆离者，鬼所弃也。庸之所在，桂籍可以不入闱而通，佳丽可以不亲迎而致，而况少有凭藉，益之以钻窥者乎！

嫦 娥

太原宗子美，从父游学，流寓广陵。父与红桥下林姬有素。一日，父子过红桥，遇之，固请过诸其家，滌茗共话。有女在旁，殊色也，翁亟赞之。姬顾宗曰：“大郎温婉如处子，福相也。若不鄙弃，便奉箕帚，如何？”翁笑促子离席，使拜姬曰：“一言千金矣！”先是，姬独居，女忽自至，告诉孤苦。问其小字，则名嫦娥。姬爱而留之，实将奇货居之也。时宗年十四，睨女窃喜，意翁必媒定之，而翁归若忘。心灼热，隐以白母。翁闻而笑曰：“曩与贪婆子戏耳。彼不知将卖黄金几何矣，此何可易言！”

逾年，翁媪并卒。子美不能忘情嫦娥，服将阕，托人示意林姬。姬初不承。宗忿曰：“我生平不轻折腰，何媪视之不值一钱？若负前盟，须见还也！”姬乃云：“曩或与而翁戏约，容有之。但无成言，遂都忘却。今既云云，我岂留嫁天王耶？要日日装束，实望易千金，今请半焉，可乎？”宗自度难办，亦遂置